

“认知主义视界的汉语语法”专题研究

主持人:宗守云,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科学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一是为了应用。语法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语法研究,首先就是要搞清楚语法现象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如此的结构而不是另外的结构,为什么用如此的表达而不用另外的表达,等等。语法研究当然也有实用价值,比如,语法的成果可以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也可应用于词典编纂,等等。应该说,语法研究和任何其他科学研究一样,都是既有理论意义,也有应用价值。

本组稿件共收三篇文章。理论上,这三篇文章虽然选题各不相同,但都是在认知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体系的。宗守云、章梅的《汉语“口”和韩语“입”的认知对比分析》直接以“认知”的字样给出研究的范式,阐释时运用认知主义的范畴化理论,按照从原型范畴到边缘范畴的扩展延伸途径分析汉语“口”和韩语“입”的多义性问题,寻求其扩展动因——隐喻、转喻、常规的内心意象等,为汉语“口”和韩语“입”的本义和引申义建立起有机的认知联系。樊中元教授的《论现代汉语中的三个“也好”》以历时发展为线索,从认知方面给出了三个“也好”的语义特征差异——“也好₁”的语义特征是表达同向近量的类同关系,“也好₂”的语义特征是在差比状态下的主观性让步,“也好₃”的语义特征是任选性让步条件下的全量列举。三个不同的“也好”在语法特征上形成一个“句法→准词汇化→词汇化”的虚化等级,从认知主义的典型性来看,这个动态的变化趋向是从典型句法范畴到非典型句法范畴;从非典型词法范畴,再到典型词法范畴。皇甫素飞副教授的《紧缩构式的界定及其句法结构分析》则从认知主义的构式语法理论入手研究了汉语的紧缩句问题。构式理论也是一种认知主义理论,其本质在于“部分不能预测整体”,运用构式理论研究汉语的紧缩句问题,是恰当的。文章提出并界定了“紧缩构式”这一概念,讨论了紧缩构式的定性、定位问题,区分了紧缩构式与紧缩结构两个不同概念,构建了紧缩构式范畴系统,并对紧缩构式的语块构成、形式标记类型等相关句法结构特征进行了深入而透彻的分析。

在性质上,这三篇文章都是谈具体问题的,既符合汉语研究的传统,也适应学科研究的习惯,由于汉文化重视实用,因而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带有一定的“朴学”性,其优点便是,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就本组稿件而言,应该都可以在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中得到适切的运用。

任何真正意义的学术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希望本组稿件能够充分发挥其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任何真正的学术也都是有局限的,我们也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不断突破局限,向着真理方向迈进。

汉语“口”和韩语“입”的认知对比分析

宗守云, 章梅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汉语“口”和韩语“입”的基本意义都是“人呼吸、进食和说话的器官”, 在此基础上都有相关性和相似性扩展, 其扩展动因是转喻、隐喻以及规约的内心意象。汉语“口”和韩语“입”尽管在扩展细节上有诸多差异, 但基本认知原则是一致的, 这反映了当代语言学的基本精神, 即人类语言的共性总是大于其个性。

关键词: 汉语“口”; 韩语“입”; 范畴化; 转喻; 隐喻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05(2014)05-0004-06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Kou and Korean 입

ZONG Shou-yun, ZHANG Mea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basic meaning of Chinese Kou and Korean 입 is the organ that can breath, feed and speak, based on which they all can be extended in relevance and similarity. The agents are metaphors, metonymies and statute images. In their extension, the cognitive principles are in common, but the details of the extension are different. That shows a basic idea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that is, there is more generality than individuality in human language.

Key words: Chinese Kou; Korean 입; categorization, metaphor; metonymy

一、引言

汉语“口”和韩语“입”的基本意义都是“人呼吸、进食和说话的器官”, 在此基础上, 二者都引申出了一些其他的意义, 有些引申意义是一致的, 有些引申意义不同。其引申意义的一致性, 反映了语言发展的共通性; 其引申意义的差异性, 虽然在细节上是各别的甚至是迥异的, 但在认知原则上还是共通的。本文拟通过汉语“口”和韩语“입”的认知对比分析, 说明人类语言认知原则的一致性, 进而说明人类语言表面是千差万别的, 但其共性远远强于具体语言的个性。

关于汉语“口”和韩语“입”的研究前期文献不多, 目前只看到束贇杰的相关研究。束贇杰就汉语“口”和韩语“입”构成的惯用语进行了对比, 从文化差异的角度作出分析^[1]。

收稿日期: 2014-03-25

基金项目: 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S118-0501)

作者简介: 宗守云, 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研究; 章梅, 女, 韩国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修辞研究。

惯用语的对比,的确能反映不同语言要素的特征,但限于材料的有限性,尚不能对语言要素的整体作出分析,也不容易看到现象背后的本质内容。文章拟就汉语“口”和韩语“입”的认知情形进行对比,从范畴化的角度作出分析。本文的材料不局限于语言结构,不区分语素、词、熟语等单位,从意义出发对汉语“口”和韩语“입”的原型效应、范畴化及其促动因素作出分析。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在汉语“口”和韩语“입”的多种用法中建立起认知联系,并通过对比说明其认知的原则共性和细节差异。

二、汉语“口”和韩语“입”的原型效应

在一个多义范畴中,基本意义是这个多义范畴的原型。原型可以通过历时的先在性和共时的优先性确定。从历时看,汉语“口”和韩语“입”的最早意义都是“人呼吸、进食和说话的器官”。在甲骨文中,“口”像一个向上的嘴形,上面凸出的部分有“发出”的意思,因此应该是指发音说话。这其实是先民的一种朴素的人本位意识:人吃东西,动物也吃东西;人呼吸,动物也呼吸;只有说话是人类特有的本领,因此用“说话”来反映“口”的基本功能。《说文》则云:“口,人所以言食也。”韩语“입”来源于“닛-”,“닛-”的意思是“连续的事物或状况”,因为牙齿是连续的排列,“닛-”和其他音位复合成牙齿的意义,牙齿是口腔的一部分,因而又可以指“口”,经过韩语“首音原则”和“省略原则”的语音规则变化,就成为“입”,专指“口”,这是“입”的最早意义。^[2]从共时看,汉语“口”和韩语“입”在表达“人呼吸、进食和说话的器官”的时候,都具有思维的优先性,比如,说到汉语“口”,首先会想到“人呼吸、进食和说话的器官”这一意义,不大可能想到“山口、一家五口、皮肤裂口、行政口”这样的意义。

“口”用来表示“人呼吸、进食和说话的器官”,这便导致了原型效应。在人体器官词语中,“口”是最重要、最常见的人体器官词语之一。这是身体经验所导致的:人每天要呼吸、进食、说话,都离不开“口”这个器官。这种身体经验反映在语言中,就是“口”的高频的、普遍的使用,而用来表示呼吸器官、进食器官、说话器官,又是最典型的用法,无论汉语的“口”还是韩语的“입”都是如此。例如:

- (1) 大口呼吸;口对口做人工呼吸。
- (2)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例(1)“大口呼吸”意思是“张大嘴巴呼吸”,一般用在由于客观或主观的原因,需要增强呼吸量的时候,比如爬山的时候或者遇到清新空气的时候,这里的“口”是基本意义,即“呼吸的器官”。“口对口做人工呼吸”,则是人为干预呼吸的情形,“口”也是基本意义。例(2)“病从口入”其实指的是进食的情形,意思是饮食不当容易生病,这里的“口”反映的是“进食的器官”意义,是基本意义;“祸从口出”则指的是说话的情形,意思是说话不当容易惹祸,这里的“口”反映的是“说话的器官”意义,也是基本意义。

韩语的例子如:

- (3) 여기는 먼지가 많아서 입으로 숨을 쉬기가 어렵다.(这里灰尘太多很难用口呼吸。)
- (4) 음식물은 입에서 오래 씹어야 한다.(食物要在口里多嚼一嚼。)
- (5) 입이 도끼날 같이 말하면 사람한테 미움을 받는다.(要是用口刻薄,就会讨人嫌。)
- (6) 회의에 들어가기 전에 입을 맞추고 들어갑시다.(开会前先统一口径,再进去。)

例(3)是“用口呼吸”,例(4)是“用口咀嚼”,例(5)是“用口表达”,“입”都是基本意义用法。

当然,无论汉语“口”还是韩语“입”,其基本意义用于“呼吸”都不够经常,从身体经验看,呼吸主要是通过鼻腔完成的,口腔只起到协助的作用,因此“口”并不是呼吸的主要器官,反映在语言中,就是用频不高。而汉语“口”和韩语“입”用于“进食、说话”都是经常的,这是“口”的主要功能所在。

三、汉语“口”和韩语“입”的范畴扩展

汉语“口”和韩语“입”都在原型用法的基础上扩展出其他用法,这些用法呈现出“辐射式”形状,

是“辐射状范畴”^[3]。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从本体物向相关物的扩展,二是从本体物向相似物的扩展。

(一) 从本体物到相关物

“口”作为本体物,是“人呼吸、进食和说话的器官”。“口”是整个身体的一部分,但由于这一部分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常常成为凸显的对象,用凸显的部分表示整体,是最常见的认知方式,于是“口”用来指整个人体,即“人”。从功能看,“口”用来呼吸、进食、说话,只有说话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因此“说话”成为“口”最凸显的功能,“口”也可以表示说话。说话本身不是“物”,但可以理解为“事”,“事”是广义的“物”,“说话”可以看作功能物。这样看来,“口”由本体物扩展到相关物,主要有两种用法,即从本体物到主体物(人)、从本体物到功能物(说话),这也是辐射状的扩展。

首先,从本体物到主体物。“口”可以用来表示“人丁”。在古汉语中,这个意义还有词义,但现代汉语只有语素义了。例如:

(7)而元焉,视高曾祖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洪亮吉《生计篇》)

(8)要添丁纳口啦,这样下去,怎么养活得过……(陆步轩《屠夫看世界》)

这个意义还扩展引申为量词,如“一口人”;继续扩展引申,则可以用于动物,但仅限于猪,这是明代出现的新用法。

在韩语中,“입”也用于表示“人”,指家庭成员、家庭人口。例如:

(9)우리 집에는 입이 다섯이다.(表面是“我家有五张嘴”,实际是“我家有五口人”。)

韩语有没有严格意义的量词“口”,但有类似汉语动量词的“口”。例如:

(10)그는 사과를 두세 입 베어 먹었다.(他吃了两三口苹果。)

(11)담배를 한 입 빨았다.(吸了一口烟。)

其次,从本体物到功能物。“口”是用来说话的,说话就是表达,因此“口”可以用来表示“表达”的意义。表达分优劣,表达得好,是“巧言利口”;表达得不好,是“拙口笨舌”。表达得好,是表达中凸显的性状,因此“口”也可以用来表示表达得好,即有口才。但这一意义只保留在古汉语中。例如:

(12)王有女陵,慧有口。(《汉书·淮南王刘安传》)

韩语“입”也表示“说话的技巧和技能”。例如:

(13)그 남자가 일을 잘하고 입이 여물어서 회사에서 인기 많다.(那个男的人既能干,口又谨慎,所以在公司里很受欢迎。)

说话谨慎其实也是一种说话的技巧,相比说话莽撞,更能取得好的交际效果,因此例(13)“입”也是“说话的技巧和技能”的意思。

(二) 从本体物到相似物

汉语“口”和韩语“입”都有从本体物到相似物的扩展进程,但也存在着差异,汉语“口”有近距扩展和远距扩展的进程,即先扩展到具体相似物,再扩展到抽象相似物;韩语“입”只扩展到具体相似物。

先看由本体物到具体相似物的扩展过程。

汉语“口”和韩语“입”都呈辐射状扩展到有生物和无生物范畴。人和动物都有呼吸和进食的器官,但为了凸显人的本位意识,各种语言往往用不同的符号表现人和动物器官的差异。在古代汉语中,人的器官叫“口”,动物的器官叫“嘴”,二者是分明的,只有在对对方进行斥骂、挖苦、讽刺的时候,才用“嘴”来指人的“口”,但这明显是贬义的用法^[4]。无独有偶,在韩语中,表示呼吸进食器官,人用“입”,哺乳类动物用“주둥이”;鸟类用“부리”。动物的进食器官是“주둥이”,用于人的时候是贬义,这和古代汉语“嘴”的情形几乎完全一致。到现代汉语里,“口”和“嘴”在外延上已经不再对立了,只有语体方面的差异。这说明“口”和“嘴”已经在外延上混同,人的器官也是“嘴”,动物的器官也是“口”。但韩语仍然保持着对立。汉语“口”再进一步延伸,又可以表示“动物的年龄”,其实主要是牲口的年龄,因

为牲口的牙齿可以反映其年龄,有经验的人通过观察牲口的牙齿可以得知牲口的年龄。

韩语“입”没有扩展到动物范畴,但在现代韩语中,“口”和“叶子”具有同源关系,叶子是植物的一部分,因此可以看作是向植物这种有生物的扩展。古代韩语的树叶是用“나무”来表示的,现代韩语用“잎”来表示。叶子的作用与动物的嘴类似。叶子属于植物的营养器官,起着呼吸和碳素吸收同化的作用。叶子能吸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排出没有必要的氧气,还能把通过根部吸入所需气体,因此“입”和“잎”形成源流关系(在韩语“子音体系”中,“ㅂ”和“ㅍ”属于同一音系)^[5],这也是范畴扩展的一种形式。

汉语“口”和韩语“입”都扩展到无生物范畴。汉语“口”呈辐射状扩展到“出入的通道”和“表面的裂口”两个用法,前者是功能方面的扩展——“能够进出”是一种功能,后者是形状方面的扩展——“裂口像人口”具有形状上的相似性。韩语只有功能方面的扩展,即扩展到“出入的通道”。

在以往的释义中,我们常常把“出入的通道”“长城关口”“通商码头”“圆形外缘”分立为不同义项,其实这些义项应该全部归入“出入的通道”：“长城关口”是出入长城的通道,“通商码头”是出入海港的通道,“圆形外缘”是出入器皿的通道。从人的口到事物出入的通道,是很自然的范畴延伸过程,各种语言几乎都有这样的扩展过程,比如从“口”到“河口”的扩展,“很多语言表示‘河口’意义的词都是从表示‘口’的词派生出来的,如俄语 *устья*(口) > *устье*(河口); 法语 *bouche*(口) > *bouches, embouchure*(河口); 德语 *Mund*(口) > *Mündung*(河口); 丹麦语 *mund*(口) > *munding*(河口)等。英语(*mouth*)、荷兰语(*Mund*)、意大利语(*bocca*)中,表示‘口’和表示‘河口’意义的词是同一个词,而且从字典的词义排列看,‘口’之意都先于‘河口’之意。”^[6]现代汉语包含“口”的复合词多有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例如“门口、窗口、风口、山口、河口、海口、渡口、路口、垭口”等。

韩语“입”表示“出入的通道”,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例如:

(14) 거대한 동굴의 입은 반쯤 막혀 있었다.(巨大的洞口被堵了一半儿)

汉语“口”还有“表面的裂口”这样的意义。例如:

(15) 他耐心地将腹部切开一个小口,从这个小口里把一个巨大的卵巢囊肿一块一块地切下。
(《世界首次开刀手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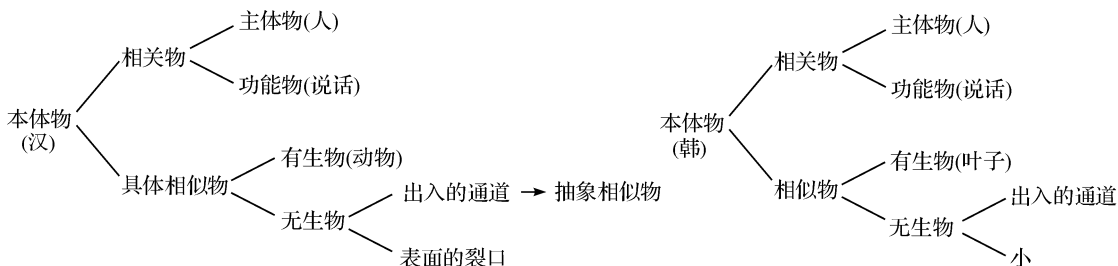
(16) 谁知就在搬上卡车时,工人一时失手,石头掉在地上,碰裂了一个口。(《一言既出》)

现代汉语包含“口”的复合词也有在这个意义基础上产生的,如“伤口、裂口”等。武器或器具上刀片的切割边也称为“口”,如“刀口、刃口”等,这是因为,这些部位可以造成表面的裂口。

韩语里“口”没有“表面的裂口”的意思,但“口”有“小”的意思,在修饰一些表容器的名词时,“口”就是“小”的意思,比如“잔”“사발”分别是“杯”“碗”,前面加上“입”,就是小杯,小碗。因为从人的面部来看,“口”只占据很小的一块儿,因此“口”就是“小”,这也是由于相似导致的范畴扩展。

再看由具体相似物到抽象相似物的扩展过程。汉语“口”还用来指“性质相同或相近单位的管理系统”,比如“公安口、行政口、农业口、政法口”等。这个意义具有两个方面的性质:其一,这是“出入的通道”的扩展延伸,这些“口”仍然给我们一个“出入的通道”的意象图式,比如,“公安口”是公安部门的管理系统,该管理系统可以识解为一个容器,这个容器有“出入的通道”,可以“进入公安系统”,也可以“退出公安系统”;其二,这个“出入的通道”是抽象的,是主观想象的产物,不像具体相似物那样有确定的边界。因此,这里的“口”是抽象相似物。韩语没有这样的用法。

兹将汉语“口”和韩语“입”的扩展过程图式如下:



四、汉语“口”和韩语“입”的促动因素

促动因素(motivation)是导致范畴扩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包括转喻、隐喻和常规的内心意象等。

(一) 转喻和隐喻

范畴的相关性扩展是由转喻促动的。转喻和显著性有关,“用显著的东西来转喻不显著的东西是一般规律。显著(salience)是知觉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显著的事物是容易吸引注意的事物,是容易识别、处理和记忆的事物。”^[7]对人体器官来说,有些是显著的,有些是不显著的,那些显著的器官容易转喻人的整体,“口”就是其中之一。“口”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器官之一,盲人没有眼睛可以生存,但如果没有嘴巴,没有赖以进食的器官,就没有办法持续生存。因此,“口”在人体器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便导致了“口”转喻人整体的扩展。无论汉语“口”还是韩语“입”,都有以“口”转喻“人”的用法,这并不是偶然的,是人的相同认知策略导致的必然结果。这样的转喻扩展,在人类语言中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在日语惯用语中,“由于‘口’具有进食和发声两大功能,因此在惯用语中通过隐喻和转喻,‘口’的概念被扩大到进食、言语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人’‘能力’‘方法’等许多其他意义方面。”^[8]再比如,英语mouth也用来指需要赡养的人,They add to the number of mouths to feed,意思是“他们又多了几个吃饭的人。”再比如,俄语por(本义是“口”)也用来指赡养的人口、家口^[9]。

“口”还由于转喻的促动而扩展到“说话”。“口”是说话的器官,但并不是唯一的说话器官,说话器官还包括喉头、声带等,口腔包括牙齿、舌头以及外部的口型,这些部位是最显著的,容易辨识,而喉头、声带类发音器官都在靠里的位置,一般是看不见的,只有“口”是最容易识别和感知的,因此也就成了最显著的部分,用最显著的“口”来转喻说话,也是最自然的扩展过程,汉语和韩语都经历了这样的扩展过程。这一扩展也应该是普遍的,根据吴宏的研究,日语和“口”相对应的词语也有表示言语能力、言语技巧的用法。在英语中,mouth用作动词也可以指说话,如,All he dose is mouthing pompous truisms,意思是“他所做的只是装腔作势,夸夸其谈,重复一些陈词滥调。”

范畴的相似性扩展是隐喻促动的。隐喻和似同性有关,把两个认知域似同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用相同的语言形式表达,就形成了隐喻性的范畴扩展。比如,“山”是地面上高耸的部分,而水面上高耸的部分也像“山”,把地面和水面两个认知域中高耸的对象联系在一起,都用“山”来表达,就形成了隐喻性扩展,即从地面的“山”扩展到“冰山”。把两个认知域的似同对象联系在一起,只具有心理的现实性,不具有客观现实性。即两个认知域对象的似同并不是客观的似同,而只是心理的似同,不然就无法说明,为什么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隐喻联系,比如,“冰山”并不是在所有语言里都是看作“山”的。

隐喻是依靠相似点把两个认知域的似同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山”和“冰山”的相似点是形状——二者在高耸的形状上具有相似性。一般说来,形状、功能是最具优势的相似点,由形状和功能联系起两个认知域的似同对象,是最佳的认知策略。就汉语“口”和韩语“입”来说,通过形状和功能扩展到相似的事物,也是最具优势的。“口”是“出入的通道”,那么其他“出入的通道”也都可以归到“口”范畴,这就是隐喻促动的范畴扩展,汉语和韩语都是如此,尽管在细节上可能有差异,但在认知原则上都完全是一致的。由隐喻促动的“口”类词语的范畴扩展延伸,在其他语言中也不罕见,英语mouth也指袋、洞、井、瓶的“口”,比如the mouth of the cave,意思是“洞口”。但促动因素只能提供解释,不能提供预测,也就是说,“口”扩展到哪些相似物,是可以解释的,但没有扩展到哪些相似物,是不能预测的。为什么汉语“口”扩展到了“表面的裂口”和“性质相同或相近单位的管理系统”,而韩语“입”却没有扩展?这就是不同语言的规约造成的,不同语言在范畴扩展的途径、动因等方面尽管有相同的认知原则,但在具体细节上还是有差异的,因此,促动因素只能提供解释,不能提供预测。

(二) 常规的内心意象

常规的内心意象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概念之一。有些事物只表现为一种状态,比如“桌子”,这样

的事物和常规的内心意象无关;有些事物可以表现为不同状态,比如“电脑”,不用的时候识解为一个平面(“电脑上扒着一只蚊子”),使用的时候识解为一个容器(“电脑里存着一份文件”),而“打开电脑、进入网页、关闭程序”等,都是按照容器理解的,这就涉及了常规的内心意象——电脑的功能性意象在于其容器性,而不在于其平面性。

常规的内心意象常常和范畴扩展有关。在日语中,分类词 Hon(本)用于长条的事物,如绳子、棍子、蛇、树等,但也可以用于胶卷,胶卷的常规内心意象是,卷起来是卷状,拉开来是条状,而条状是其功能性意象,因此可以和分类词 Hon(本)形成选择关系。

“口”的常规意象是,不用的时候是紧闭的形状,使用的时候是张开的形状,其功能性意象是张开的形状,不是紧闭的形状。“口”的范畴扩展是基于常规的内心意象展开的,无论是相关性扩展还是相似性扩展,都是以“口”张开的形状作为扩展基础的。比如,“口”用来表示“说话”,就是“口”张开以后所发挥的功能,而紧闭的形状和说话无关。再比如,“口”用来表示“出入的通道”,也是“口”张开以后所发挥的功能,“口”只有打开以后才能够出入,这是“口”扩展到“出入的通道”的基础。有些“出入的通道”和“口”非常近似,“门口、窗口”一般都有关闭和打开的情形,类似于人嘴巴的闭合与打开;“洞口、井口”有的有门或盖,有的没有,有门和盖的,和人的嘴巴类似;“山口、河口”则只有打开的情形,没有关闭的情形。这样看来,即使在同一范畴内部,其子范畴(sub categorization)也还是有典型性差异的,其中“门口、窗口”典型程度最高,其次是“洞口、井口”,“山口、河口”典型程度最低。

五、结 语

文章对汉语“口”和韩语“입”进行了认知对比分析,就其范畴的原型效应、扩展途径促动因素进行了说明。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知道,语言范畴化的根本原则都是一致的,即都是在原型范畴的基础上,通过某些促动因素,使范畴扩展到相关、相似的事物,从而把不同的成员纳入同一个范畴系统。但在具体扩展的细节上,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扩展策略。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把语言的差异归因于文化的差异,用文化的差异性解释人类语言纷繁复杂的差异性。不可否认,文化的差异确实是导致词语差异的重要因素,比如,中韩餐桌文化有比较大的差异,中国餐桌文化重地位规矩,韩国餐桌文化重修养规矩,像“嘴里放着食物不能说话”“吃东西时不能咂嘴”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词语的使用。再比如,汉语“好这口”可以代指任何喜欢的事情,而韩语没有,这也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汉语“口”从喜欢的食物而扩展到任何喜欢的事情,这和“民以食为天”的文化是一致的。以外,在种种文化差异表象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东西,那就是人类认知原则的共性。这种认知的共性和文化的差异大大影响了人类语言的实际运作,即人类语言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而在具体细节上则是有差异的。而找到这些基本原则,进而解释这些差异,正是语言研究的任务。

参考文献:

- [1] 束贇杰. 比较中韩关于“口”的惯用语的异同[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11(6): 128-130.
- [2] 이경자. 신체어 ‘입’의 의미고찰[M]. 首尔: 語文研究學會, 1995: 201-234.
- [3] 张敏. 认知语言学和汉语名词短语[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86.
- [4] 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修订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265.
- [5] 손용주. 身體語 ‘입’ 語類의 意味有緣性[J]. 에 대하여. 한국국어교육학회, 1989(1): 106-109.
- [6] 束定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46.
- [7] 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 1999(1): 3-15.
- [8] 吴宏. 人体词“口”在日语惯用语中的语义扩展[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8(1): 10-13.
- [9] 李颖. 俄语人体器官词惯用语的运用[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2008(3): 175-176.